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涑水記聞 目錄 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繆晉

謄錄監生臣繆汝芬

子部十二

涑水記聞目録

小説家類一 雜事之屬

卷四
二十一條
卷五
十七條
卷六
三十六條
卷七
二十二條

卷八
三十五條
卷九
三十九條
卷十
二十七條
卷十一
十四條

卷十六

三十條

臣等謹案涑水記聞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諸書已著錄是編襍錄宋代舊事起于太祖訖于神宗每條皆註其述說之人故曰記聞或如張詠請斬丁謂之類偶忘名姓者則註曰不記所傳明其他皆有證驗也閒有數條不註者或總註于最後一條以括上文或後

來傳寫不免有所佚脫耳其中所記國家大政為多而亦間涉瑣事案文獻通攷溫公日記條下引李燾之言曰文正公初與劉道原共議取實錄國史旁採異聞作資治通鑑後紀今所傳記聞及日記朔記皆後紀之具也光集有與范祖禹論修長編書稱妖異有所警戒詼諧有所補益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無失于略云云此書殆亦是志歟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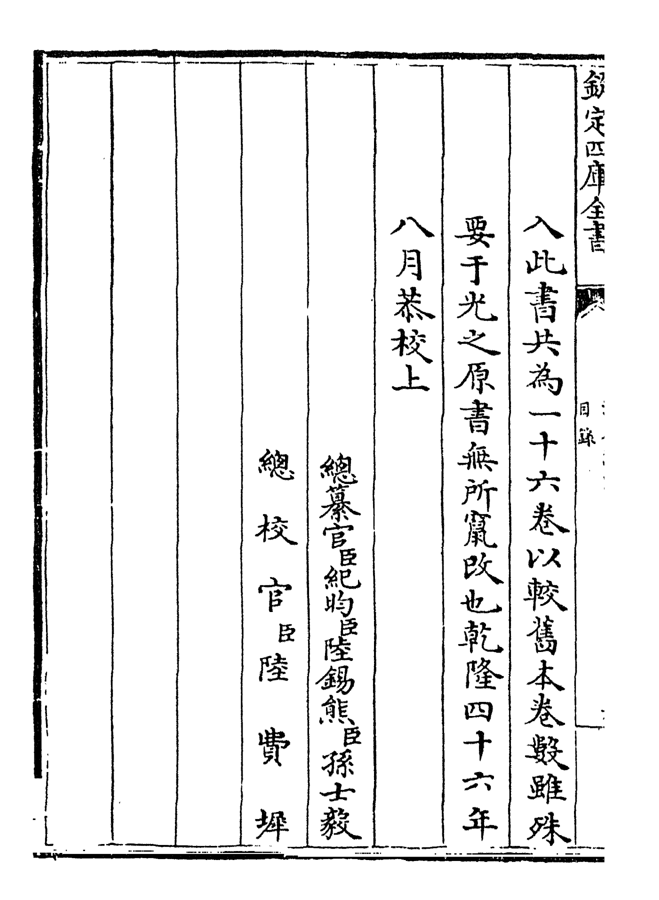
于記太祖時宋白知舉一事自註云疑作陶穀記李迪丁謂鬬鬩一事前一條稱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艸制罷謂政事惟演乃出迪而留謂後一條稱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為相种世衡遣王嵩反間一事前一條云間旺榮後一條云間剛朗凌招撫保州亂兵一事前一條云田況後一條云郭逵聞見異詞即兩存其說亦仍通鑑考異之

義也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黄秦晁張是也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為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敘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吕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甚多于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盡

取王荆公日録以删修焉號朱墨本是光此書實當日是非之所繫故紹述之黨務欲排之然明清所舉諸條今乃不見于書中殆避而刊除歟陳振孫書録解題亦曰此書行世久矣其間記吕文靖數事吕氏子孫頗以為諱蓋嘗辨之以為非温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伋遂從而實之上章乞毁板識者以為譏知當時公論所在不能以私憾抑矣其書

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書錄解題作十卷今所傳者凡三本其文無大同異而分卷則多寡不齊一本十卷與陳氏目錄合一本二卷不知何人所併一本十六卷又補遺一卷而自九卷至十三卷所載往往重出失于刊削蓋本光未成之藁傳寫者隨意編錄故自宋以來即無一定之卷數也今參稽釐訂凡一事而詳略不同可以互證者仍存備攷凡兩

條複見徒滋冗贅者則竟從删其補遺一卷或疑即李燾所謂日記案書錄解題載温公日記一卷司馬光熙寜在朝所記凡朝廷政事臣僚遷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聞見襍事皆記之起熙寧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而止此卷雖皆記熙寧之事然無奏對宣諭之語且所記至熙寧十年與止于三年亦不符其非日記明甚今仍併



入此書共為一十六卷以較舊本卷數雖殊要于光之原書無所竄改也乾隆四十六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涑水記聞卷一

宋 司馬光 撰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南侵太祖時為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甲辰將士

皆擐甲執兵仗集於驛門讙譟突入驛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時為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于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為天子太祖未及荅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衆皆拜于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衆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繫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强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

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衆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明道二年先公為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于蜀道驛中先公為光言太祖不夯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混一海内福祚延長内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

使韓通為京城廵檢

使韓通為京城廵檢（案宋史韓通傳作京城内外都廵檢）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瞠眼其子少病傴號韓橐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為不利通不以為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内閤聞變遑遽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于路躍馬逐之及于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即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
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
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
釋黄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
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
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彦環按劍
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
誚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

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于東序還即帝位羣臣朝賀及太祖即位先命溥致仕盖溥其為人也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鄭毅夫云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為人

周恭帝幼沖軍政多決于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

征京師閧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若此將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胷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耶太祖默然而出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于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

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還

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有

天命者任自為之我不汝禁也于是衆心俱服中外大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漢高祖罵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黄門有損畫壁者怒曰竪子可斬也此乃天子廨舍汝豈得敗之耶始平公云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檛者上曰此何以異于常檛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檛首視之檛首即劍柄

也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魏泰臣卿云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内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孔子稱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

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既而嘆曰我耽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羣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卻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

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于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户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為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

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于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尚急于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南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右皆出石介三朝聖政録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長子入朝且詗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搆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諍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不復顧惜

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為汝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錡錡欲誅反有僧素為人所信嚮錡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為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剋日自焚錡為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錡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于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

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自於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筠戰敗于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筠（案宋史李筠傳及袁文甕牖閑評並作赴火死）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遂赦之（閻士良云）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常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

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趙普擅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戒敕太祖曰汝萬歲後當次

傳之二弟則幷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詔趙普于榻前約為誓書普于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太宗即位趙普為盧多遜所譖出為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日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為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

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右皆趙興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

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鬬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

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郡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

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者甚厚與結婚姻更度易制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趙韓王謀慮深

長太祖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斑白之老不覩干戈
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為人陰刻當時以睚眦中傷人
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
天下之謀其功大耶始平公云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
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
衛厚其賜糧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
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

能强幹弱枝制治于未亂故也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蕞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固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于成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實吾之股肱爪牙吾寧不取太原豈可靡滅汝曹于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為建昌宫晉改命曰大寧

宮周世宗後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
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
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生
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朕今赦汝汝能為我用乎對
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下雖
不殺臣臣終不為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上怒命以
鐵撾撾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死君事臣之福也上

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傳以良藥賜襲衣金帶及鞶

勒拜太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太祖責之以其不早勸李

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

尚何所言上悦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甚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之

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内

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為記籍之每一官缺則披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右皆出三朝訓鑒圖

太祖徵時與董遵誨有隙及即位召而用之使守通遠軍通遠軍今環州是也其母因亂沒邊外上因契丹厚以金帛贖而與之遵誨涕泣感無死所黨項羌掠回鶻貢物遵誨寄聲誚讓之羌懼即遣使謝歸其所掠

太祖使郭進守西山每遣戍卒上輙戒曰有罪我尚能赦汝郭進殺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反者

上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命自誅之進釋不問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勿復來也軍校往死戰果立功而還

張永德周祖之壻也為鄧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笞之十下而已 右皆始平公云

張美為滄州節度使民有上書告美強取其女為妾及受取民財四千緡太祖名上書者諭之曰汝滄州昔

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既來則何如對曰既來則無復兵寇帝曰然則張美全活滄州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娶汝女汝安得怨令汝欲貶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勑美美宜不復敢汝女值錢幾何對曰值錢五百緡帝即命官給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名美母告以美所為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賜其母錢萬緡令遺美曰語汝兒汝欲錢當從我求無為取于民也善遇民女

歲時贈遺其家數慰撫之美惶恐折節為廉謹頃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故世謂之滄州張氏（龐安道云）

周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為廣南所虜其妻莫氏并二子留在家渭在廣南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渭喜以為平廣南得一人耳後以為侍御史廣南轉運渭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之别二十七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孫居此久不可去渭為具奏詔特爵為

縣君并其二子渭皆為奏官張公錫云

周渭為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輒治之太祖奇其材擢為贊善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縱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責而斬之衆莫敢動上聞益壯之詔褒稱焉出聖政録

王明為鄢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尚寛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非明為鄢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曰令不用錢可人致

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喻其意數日積薪芻至數十萬明取以築堤道明年無水患太祖聞之即擢明知廣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繼隆名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親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德玄坐于府門問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

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名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遂與王雪中步行至宮門呼而入繼隆使王且止其直廬曰王且待于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隆至問曰德芳來耶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玄後為班行性貪故官不甚達然

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為多因久雨不止故又出其數十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疾苦由是詔凡以資蔭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親民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做文章無所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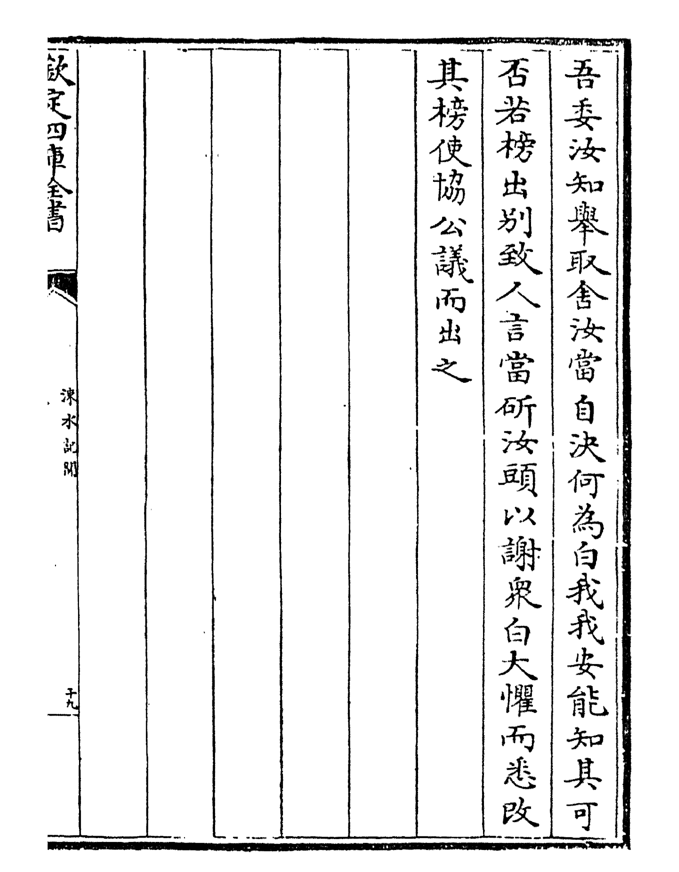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幃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右出聖政録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敕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奏事罷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為後患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

豈能負朕也韓王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藍元震云

太祖事世宗于檀州曹彬爲世宗親掌茶酒太祖嘗從之求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即位常話及世宗舊吏曰不敢負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堯夫云

太祖時宋白知舉疑爲陶穀多受金銀取舍不公恐榜出羣議沸騰乃先具姓名以自上欲託上旨以自重上怒曰



吾委汝知舉取舍汝當自決何為白我我安能知其可否若榜出别致人言當斫汝頭以謝衆白大懼而悉改其榜使協公議而出之

涑水記聞卷一

涑水記聞卷二

宋 司馬光 撰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太祖末關中羣盜有馬四十匹常有怨于富平人志必屠之驅略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羣詣荆姚見同州巡檢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衆伏于邑北羣盜聞之捨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傅弩戒勿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無具裝又刼掠所得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衆弩俱發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殆盡餘黨散入他州巡檢獲之自以為

功送諸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廵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廵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非我所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何不擒我耶我又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不擒我耶我為舍人所破狼狽失據為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舉帚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辦耶廵檢慙而退

至道中國家征西夏調發陜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陜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便宜

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楊譚見手先教鏁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及有蔭户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果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鏁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趨令譚時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齎糧若干官為封之須出塞乃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為先辦民無逃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平人畜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

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尚書三司使

李順作亂于蜀詔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之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耳案原本太宗訛太祖憂訛有今據李攸宋朝事實改正乃詔昌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紹宣案紹宣宋朝事實作繼恩罷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秦陝永興三州入為御史中丞

真宗咸平五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湛知貢舉京師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分居爭財出其錢簿有若干貫遺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連及王欽若亦有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昌言操意巇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州司馬自是不獲省録十餘年更屢赦量移放還至祥符中乃復叙為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李順反太宗命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元帥昌言為人辯

智于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既行時有峩眉山僧茂貞以術得幸謂上曰昌言折頞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諸將留少兵令昌言駐鳳州為後援事平罷參知政事知鳳翔府王原叔云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某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既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駮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

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于州命録事參軍鞫之録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箠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矣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録事詣若水廳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得上下皆怪之若

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乃埀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預焉其人不得入遶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

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為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止人不寃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録事于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録事詣若水廳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于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晉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使

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陰陽人狀國家不利八月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軍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兵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

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朞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為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得待罪二府固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乃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

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名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敵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貶招討知秦州王居日云。案李攸宋朝事實載此有互異字句而大略相同

曹侍中將覺真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才器可取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名主者令卑之主者對曰舊如

此者久矣瑋怒曰舊国不可改也命牽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報敵將至瑋方飲啗自若頃之報敵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敵陣有僧奔馬徑來于陣前檢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敵之貴人也瑋問軍中誰善射者衆言李超瑋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憑太保威靈願得五十騎裹送至

敵陣前可以取之瑋以百騎與之約曰不獲而返當死遂進至敵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于是敵鳴笳而遁瑋以大軍征之敵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鑿濠西邊由是慴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手于額呼之為父云全胎云

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敵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敵聞亟歸告其將盡殺之伯康云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意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意如此張錫云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屬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恥之乃間道詣中朝應舉夜浮江津周世宗時及第為拾遺是時太祖

已為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之及太祖即位將殺徽之太宗時為晉王力救之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可殺其後左遷為峨眉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即位始召之用為太子諭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以為官平生獨奏外孫宋綬族人自誠徽之疎族也徙居建昌自誠子偉仕至翰林學士從父弟儀今為祕閣校理 黄希云

光禄寺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置提

舉茶鹽酒稅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鈌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為誰左右以濟對上即以授之

魏廷式為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詣中書廷式曰臣乘傳來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斷決之非為宰相來也柰何詣中書上悦即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十萬遣還官

兖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

名官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俯首不視王强使視之坦曰坦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税峻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聞是言時亦為假山案此上二十一字原本脫去今參證王偁東都事略補入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宫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召王乳母入宫問王疾增損狀乳

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起居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杖之數十召坦慰諭曰卿居王宮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

田錫好直諫太祖武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悦亦重之右出聖政錄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聞其名召為右正言直史館纔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戒禹偁為翰林學士上優待之同列莫與比上嘗曰當今文章惟王禹偁獨步耳

王禹偁子嘉言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言曰外人謂劣丈云

何嘉言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于吾子意何如嘉言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言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而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言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則不能勝吾子也始平公云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密院使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之曰獨召者主上召君何為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言于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必預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陛下以為何如準曰陛下以為然令準之樞密院行文書耳端曰必若

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入覆奏之即召閤門吏役奏宰相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羮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況繼遷本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樹怨讎而堅其叛心也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請直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

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于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德明竟納降請命張宗益云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上所在衆議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銜之不言時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以為不可王乘間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未晚也王惶恐還宫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中不敢帶王因入茶果閤門推户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

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王宜父云

蘇王元偓太祖遺腹子太宗子養之楊樂道云

太宗時寇準為員外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以虞部員外郎言事名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為開封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沈思

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則可也陸子云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沈謹溫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才能氣度他日必爲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祕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鄂州軍事判官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擢拜左拾遺太祖登極游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僞國平蜀之初通判洋

州又通判陜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之名為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即位屢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才尋命之攷校貢院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書舍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事有能名遂擢參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恶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毁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

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穆贈工部尚書出穆行狀

錢氏在兩浙置知機務如知樞密院通儒院學士如翰林學士唐子方云

周仁蕒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骨鯁臣也俶為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出虎子

為刺史以仁冀代為丞相仁冀說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海道入朝太祖禮而遣之太平興國三年仁冀復隨俶入朝盧多遜說上留之勿遣俶朝禮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君臣恐懼莫知所為仁冀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固爭以為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雖有羽翼不能飛出耳遂定速納兩浙地圖請效

上為內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封俶淮海國王俶子惟濬淮南軍節度使兼侍中以仁冀為副俶辭又更除鄧州（案宋史錢俶傳端拱元年春徙封鄧王）以仁冀為鴻臚卿（案宋史錢俶傳太平興國三年三月來朝賀佐淮仁冀等賜金銀帶器幣鞍馬有差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為節度使不別著周仁冀姓名疑即淮仁冀而傳寫互異）卒之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也（子方云）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

令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大經二人由此詩名大振盧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為聞其與趙中令為仇曰彼元勲也而小子毁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幾多遜敗云富公

韓王將營西宅遣人于秦隴市良材以萬數盧多遜陰以白上曰普身為元宰乃與商賈競利及宅成韓王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捐于館不復再來矣

張藏英燕人父為人所殺藏英尚幼稍長擒讎人生臠割以祭其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讎張孝子契丹用為蘆臺軍使逃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藏英請不用兵先往說下瓦橋關乃單騎往城下呼曰汝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汝非敵也不下且見屠藏英素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去城人開門請降張文裕云

涑水記聞卷二

涑水記聞卷三

宋 司馬光 撰

太祖時趙韓王普為宰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于韓王置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

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富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至十年子孫有乞匄于海上者矣程熙云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為之運宮中珍寶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為官物不可復得矣時煜方以亡國憂憤無意于蓄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彬克江南入見詣閤門進牓子云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濟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奬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

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為誡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為奴巫道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奴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禄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館以父老求外補出知單州遭父喪起復至道初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司多所封駮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

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揚州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為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詷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張掎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出神道碑

真宗即位召王禹偁于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黄州州境有二虎鬬食其一冬雷羣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蘄州尋詔還朝禹偁已卒辛于咸平四年五月戊子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健兒殺之真宗即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

且使天下知屈已而為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强由所養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員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曰艱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近萬人宜糾以舊制選舉塲于有司至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僧尼使疲民無耗罷度人修寺一二十載容自消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

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西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輕繫得養治于家至今行之

太宗時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遺馬五十匹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别去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此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誄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

見善若已有疾惡過仇讎世以為知言

祥符中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章奏歎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名對擢大理評事皇祐中其曾孫汾第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降仁宗閱其世次曰此王禹偁孫也令無降等面問其子孫仕者幾人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其秩出次道所撰碑

張洎為舉人時張佖在江南已通貴洎每奉謁求見稱

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矣以庶僚遇之㥯怨洎入骨髓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謚議云亢而無悔㥯奏駮之洎廣引經傳自辨乃得解事見國史

張洎與陳喬皆為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效死于李煜之前喬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國責陛下久不歸命之罪誰為陛下辨之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太宗時洎為員外郎判攷功寇萊公判流内銓年少居貴每入省洎常立于省門罄折候之萊公悅引與語愛其博辯

遂薦于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洎而死薄其為人太宗好琴棋琴棋待詔多江南人洎皆厚撫之太宗嘗從容問佑之死于待詔曰人皆言張洎譖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殺之非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為上言洎學術該富智識宏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參知政事洎女嫁楊文僑公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語以為笑後終出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僑公修國史為洎傳極言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髪秃嗣宗毆其幞頭墜地趨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即以嗣宗為狀元昌言次之初為泰州司理叅軍路沖知州事嘗以公事忤沖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盒者沖名嗣宗謂曰汝為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詩沖曰佳果更將新合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枷沖悅即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祕書丞知横州上遣武德卒之嶺南詗

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以此輩為耳目竊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至上怒解喜嗣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後知汾州事州有某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州信重前後長吏皆先謁奠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其穴得狐數十頭盡皆殺之韓欽聖云

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于祿位嘗退朝過閤門

見箱中有錦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所有愛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之將馬不繫于柱恐其繫絆或傷之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馬將乘撫其鞍曰賤畜吾已濵命矣汝豈無分被繡韉耶龔伯建云詢與孫何盛度丁謂真宗時俱在清貫詢好潔衣服裛以龍麝其香數步襲

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汙度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仰後如俯謂吳人面如刻削時人為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渝州曰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為轉運使頗尚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聯釘于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為轉運使令人負礓礫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誤則于地倒曳之故從者憑依其感妄為寒暑所至騷擾人不稱賢度雖肥拜

起輕捷為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出宰相在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翰林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問否度曰不問别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也謂貌雖肝若常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為真猴形云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云縣官日破肉五觔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耶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員外郎借聲為園外狼也敢望園中

獅子耶衆大笑朝士上官闢嘗諫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自為上官闢借聲為鼻何能知下官口及為參知政事曰或謂曰公為兩府談諧度可止矣中立取除書視曰敕命我可本官參知政事餘如故奈何止也嘗墜馬左右驚扶之中立起曰賴爾石參政也嚮若瓦參政虀粉久矣中立為參知政事無他材能時人或以鄭際方之未幾罷為資政殿學士不復用老于家

先朝時鎖廳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為竒異試不中皆以責罰為私罪其後詔文官聽應兩舉武官一舉不中者不獲罰景祐四年鎖廳人最盛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在焉是時陳堯佐為宰相韓億為樞密院副使既而解牒出堯佐子博古為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衆議喧然作河滿子以嘲之流聞達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謄錄因奏事上問河滿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

言事左遷饒州王宫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陳為王府官二十年不遷詔改除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王博文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涕下上憐之數日遂為樞密副使當時輕薄者取張祜詩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千里學士深宫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于是詔今後鎖廳應舉人與白衣别試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衆試于轉運司恐其妨白衣解額故也慶歴中又詔文武鎖廳試者不

復限以舉數故事鎖廳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令不復升之宋靜曰景祐五年御試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密詔陳博古韓氏四子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宋靜試卷皆不得預考官奏鎮靜實有文久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之勢得之乃聽考而降其等級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第二甲雖近下猶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鎮始鎮字景仁成都人與兄鎡皆以詞賦著名自吳育歐陽修為省元殿前唱第三過三人則疾聲自言鎮獨默然時人以

是賢之靜字子鎮眉州人

廬州曾紹齊言其鄉里數十年之間吏治簡易民俗富樂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縣難相見也嫁娶者宗族競為飲宴以相賀四十日而止傷今不然

慶歷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陳執中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貽永參知政事工部侍郎丁度給事中宋庠樞密副使諫議大夫龐籍吳育節度使中書門下平章事軍知陳州章得象軍知澶州王德用軍北京留守夏竦王貽永見上尚書刑部晏殊

節度使軍知永興軍程琳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鄭戩端明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王堯臣李淑翰林學士王堯臣見上判官院孫抃同判揚察三司使張方平資政殿學士侍郎西京留守張觀給事中知揚州韓琦諫議大夫知鄧州范仲淹知曹州任中師南京留守王舉正知鄆州富弼翰林侍讀學士判農寺楷知青州葉清臣判三班院柳植知泰州梁適知鄭州王拱辰提舉諸司宋祁龍圖閣學士王堯臣宋祁並見上樞密直學士知鎮州明鎬知杭州蔣堂知益州文彥博知許州李昭直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孫祖德知徐州張奎給事中知開封府張存劉沆知滑州張錫田況居憂御史中丞高若訥尚書左丞知杭州徐衍給事中知亳州高覿諫議大夫知廣州魏瓘知江寧

李宥知制誥知滁州歐陽修國信使王祺同判楊偉彭乘趙槩判流內銓錢明逸天章閣待制知處州張昷之知杭州方偕知渭州程戡知延州孫沔知慶州沈邈知河中府王子融知蘇州滕宗諒楊安國陝西都轉運使夏安期河北都轉運使魚周詢前兩府致仕太傅張士遜太子太師張耆太子太傅李迪太子少傅李若谷太子少保任布前兩制致仕侍郎郎簡

張安壽曰呂申公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慶歷中為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讙言呂相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十四日忽感風疾遂致仕以至不起又曰彭內翰乘往在三

館時嘗預釣魚宴故事天子未得魚臣雖先得魚不敢舉竿是時上已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侍座者畢賀已而乘同列有得魚者欲舉之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魚學士未可舉也侍中曹鄆公利用也乘固已怪之頃之宰輔有得魚者左右以白網承之及利用得魚復用紅網利用亦不止之乘出謂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禮難以久矣未幾而敗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為侍禁竦幼學

于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
不視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矣竦又
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屬
文為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府解者以百數竦為第五
貢院奏名第四會其父死于邊竦以死事者子補奉職
貢院奏竦所試詩賦優于省元陳堯佐以其幼故抑之
未舉請免省試詔許之竦以奉職行父喪服終換丹陽
主簿舉賢良方正及第拜大理評事通判台州秩滿遷

光禄寺丞直史館頃之奉詔修史俄知制誥時年二十七又曰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登第三等者惟吴育第三等下自餘皆四等上並為及第降此則落

魯平曰宋初以來至真宗方設制科陳越王曙為之首其後夏竦等數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廢今上即位天聖六年始復置其後每開科場則置之有官者舉賢良方正無官者舉茂材異等餘四科多不應皆自投牒獻所著文論差官攷校中者名詣閣下試論六首及中

選則于殿前試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選者不過一二人然數年之後即為美官慶歷六年賈昌朝為政議欲廢之吴育參知政事與昌朝爭論于上前由是賈吴有隙乃詔自今後舉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制舉乃得攷校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直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淡然不以屑意及韓范

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婦晟與人淫亂事覺時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獨上書言修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衊臣與修蹤跡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淡然如平日久之修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令槩求去乃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

先進不可超越爲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龐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祕閣下夜名入禁中訪以外事近歲直者惟申牒託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趙韓王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事衆宰相不能悉領理向敏中時爲諫官上言請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臣領之其審刑詳議官皆自臺諫館閣爲之近歲用人頗輕清流皆恥爲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皆以其獄上請

先下審刑院既令詳議官投均分之略觀大情即日下大理寺詳斷官復投均分之抄其節目以法處之皆手自書槩定覆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觀之重抄節目貼黄六人通觀署定乃奏其有不當則駁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審刑院小屬吏凡有事審刑院用頭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申狀

原叔曰陸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蹴之墮牀下良久束帶火將至曰大人嚮者呼

參未束帶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為縣令有刼盜繫甚急參愍之呼謂曰汝迫于飢寒為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告參參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參如此脫復捕得胡顏見參又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齎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參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于詩者人皆傳以為笑蔡文忠公以為有淳古之風薦之朝廷官員外郎遷史館檢討著

蒙書十卷

師道曰張昇音便自知雜左遷知潤州司諫陳旭數言其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此乃直言人臣所難也上曰又論楊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劉季述何至于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聽不回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昇以天章閣待制代杜杞知慶州

又曰杜杞字偉長為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官爵誘出之因為設宴飲以曼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凡數千人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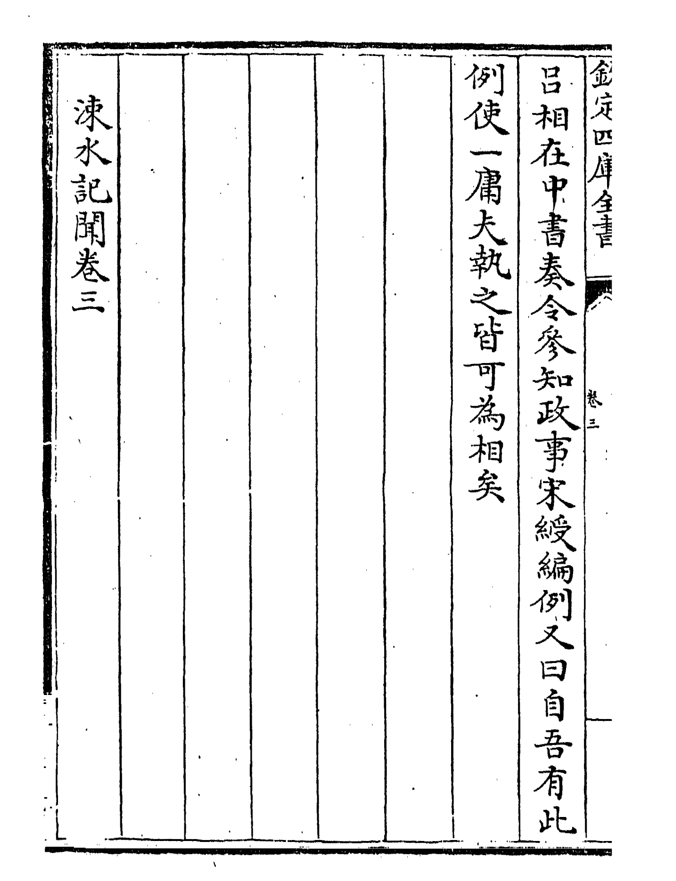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國昌始以醫進景祐初累遷樂局奉御職上樂是時尚楊二美人方有寵每夕竝侍上寢上體為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保慶楊太后亟以為言未能去入內內侍省都知閻文

應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許文應名氈車載之出二美人涕泣辭説不肯行文應批其頰罵曰宮婢尚復何云即載送別宮明日下詔以尚氏為女冠楊氏為尼立曹后

道梓曰景祐初内寵頗盛上體多疾司諫滕宗諒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宮留連荒宴臨朝則多倦色政事如不挂聖懷坐是出知信州又曰呂許公見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室聽換西班官皆公之策也故時自借職

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官自率府副使四遷為遙郡刺史俸祿十倍于舊國再益廣于今為遷（案此下似有闕文）

又曰汜諷性倜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場屋與鞠詠滕宗諒遊已有軒輊之名及為中丞力擠張士遜援呂夷簡意夷簡引已至二府夷簡忌其剛亢久之不敢薦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謂上曰陛下朝中無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始召臣將無益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謫



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例又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相矣

涑水記聞卷三

涑水記聞卷四

宋　司馬光　撰

叔禮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譁暴横者將校相誡曰吾輩各當務歛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

德用曰汝從我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此輩見所給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喧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者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翰林學士曽公曰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上憂災異深自貶損祕書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周易推衍五行隂陽之言上之上素好術數觀瑀書與之欲為遷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為不可乃賜緋章服瑀時兼諸王宫教授琳因言瑀所挾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遊乃罷宫職上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輙令御藥院批問瑀因是得由御藥院闗說于上大抵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隂陽上大好之會天章閣

待制闕講官李淑等薦史館檢討王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以瑀充侍讀是時吕夷簡雖惡瑀欲探覵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耳不若並進二名更請上擇之衆以為然明日以洙瑀名進上曰王洙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于經術上曰吾已命瑀矣若何夷簡曰請並用二人乃俱拜天章閣侍講瑀侍上數年專以術數恱上意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不受瑀與撰天文會元圖上之言自古聖帝即位皆乾卦御年若

漢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書問御史中丞賈昌朝
對曰臣所不習瑀與昌朝辨于上前由是與昌朝不協
上問瑀太祖即位之年直何卦瑀對乾卦又問真宗亦
然上由是不樂益厭瑀之迂談昌朝因劾奏瑀為儒士
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惑上聽不可在近侍有詔
落侍講通判歙州後知成州坐事失官遂廢于世
傅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
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為民議者紛然以為

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

閭必相聚爲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政

龐公爲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陜西所免新保捷

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

人皆悲涕悵巳不得去求曰陜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

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陜西

之民由是稍蘇

又曰慶歷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

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
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禆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
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
上尋亦除諫官
張侍郎曰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
使轉運使沈邈陳述古之徒輕之數以事侵執中言以
卒數萬餘修青州城民間苦之集賢校理李昭遘上言
執中之短詔以昭遘疏示之執中懟恚上疏求江淮小

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謂青齊捉賊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不能獲君罪大矣永吉懼請以所部兵追之自謂必得賊自青齊歷楚泗真揚入蘄黄永吉自後緩兵驅之賊鬬後有兵不敢頓舍比至蘄黄疲徹不能進黨與稍散永吉追擊盡殺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為能超遷閤門通事舍人又遷閤門使入見許升殿上稱美永吉獲倫之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

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時對曰數歲矣未幾上謂宰相曰陳執中可為參知政事于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齎敕誥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名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諭上

旨執中涕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于是中書共為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歸即詔吏出劄子令襄甫且如舊供職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鄉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奏云衍黨顧二人茍欲令其在諫署欺罔

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

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兖州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為

相蔡襄知福州孫甫知鄧州頃之得象出知陳州執中

遂為相

又曰執中之為相也葉清臣為翰林學士草其制誥少

所襃美慶歷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

知汾州過京師袖麻詞草于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

敢虛美當執中為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是怨臣故

臧夏自揚州移臣汾州水陸數千里臣誠無罪惟陛下
哀之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資政殿
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府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清臣自
青州移永興軍清臣官時為户部郎中上命還諫議大
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書郎中遷左右郎令還諫議
大夫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
永興軍府者當有錫賚執中復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
與清臣愈憾過京師復于上前力言執中之短上疏及

口陳者不可勝數辭龍圖閣學士不受上命與之錫賚亦不受既而給赴長安上遇執中亦如故或曰往者執中自諫官左遷乘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相遇而爭泊舟之地遂相忿詈由是有隙所從來遠矣

又曰天章閣待制張昷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中轉運使罷之士卒怨怒遂

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梟待舉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為主不從即以鎗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推監押韋貴貴曰若必能用吾言乃可衆許之遂立貴為主貴以言諭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以歸順朝廷衆頗聽之會朝廷遣知制誥田況齎詔諭之況遣人于城下遥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踰濠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語

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誕妄耶辭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名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于是信之争投兵下城降即日開門大軍入收後服者一指揮而坑之餘皆勿問殿直加閤門祗候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楊懷敏（案宋朝事實作張懷敏）與張昷之不協在軍中密奏云賊于城上呼云斬張昷之首我當降願賜昷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即軍中斬昷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復還且奏賊初無此言是必怨讎者為之藉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令何由得行上意乃解昷之落職知虢州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晏僕夫也事晏久親信之既而去

曇應募兵以選入軍伍凡十餘年會曇子以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生親友無人敢餉問之者達日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别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其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

者皆為流涕殯于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誠隷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名以取禄仕也獨能出于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于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竊之猶懼其禍之將及已也若畏猛犬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振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

必羞之

王景曰晉鹽之利唐氏以來可以半天下之賦神功以此法令嚴峻民不敢亂煮煉官鹽大售眞廟以降緩刑罰寛聚斂私鹽多官利日耗章獻時景為選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陳堯咨等多謂不便章獻力欲行之廷謂大臣曰聞外多苦惡鹽信否對曰惟御膳及宫中鹽善耳外間皆是土鹽章獻曰不然御膳亦多土鹽不可食欲為通商則何如大臣皆以為必如是縣官所耗失利

甚多章獻曰雖棄數千萬之耗何害大臣乃不敢復言

于是命盛度與三司詳定卒行其法詔下各郡之民皆作感聖恩齋慶歷初范傑復建議官自運鹽于諸州賣之八年范祥又請令民入錢于邊給鈔請鹽朝廷從之擢祥為陜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築塘泊非以限幽薊之民蓋以遏敵人之奔軼使出一塗見易制耳及楊懷敏為水則乃言可以限絶契丹隄塞其北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溺民

田無有限極其間合處又三十四里而圖畫盃相比以
朝廷有澶淵之役敵自梁門遂城之間積薪土為甬道
而來曾不留行又況冰凍及自西山或不合處過足以
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商胡河朔水災所以甚于往前
者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處敏補之水不能水流則愈
南侵也案此條有訛缺字句
梁寔曰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曼陀羅酒
醉而殺之以書詫于寔父自比馬援曰此不足以為吾

功力能辨西北顧未得施耳時言事者爭言杞為國家行不信于蠻夷獲小忘大朝廷詰杞之所殺蠻數為即洞中誅之耶以金帛名致耶杞不能對亦有陰為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虞部員外郎數年位至兩制案杜杞殺五溪蠻事已見前卷此條複出而語句略有不同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詔奭說尚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

明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耶因以切勵
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侍諸王講賜紫章
服
真宗即位令中書門下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辭
為諸王侍講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龍圖
待制會真宗幸亳州謁太清宮奭上言切諫真宗不納
遂為解疑論以示羣臣俄知密州轉左諫議大夫知河
陽還為給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養詔知兖州

上即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為翰林侍講學士預修先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奭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之事反覆申譯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之畫無逸為圖乞施便坐為觀鑒之助時章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與上同聽政奭因言古帝王早暮見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幾奏留中不報上與太后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久之上

表致仕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委曲致諭不聽所請因詔
與龍圖閣學士馮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尚書晏殊進讀
唐史各賜帛二百匹改工部尚書知兖州侍宴太清樓
近臣皆預俄出御飛白書賜羣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
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奭與太子少傅致
仕晁迥大小兼賜焉竝詔羣臣賦詩翌日奭入謝承明
殿上令講老子三章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
于瑞聖園上賦詩餞行竝名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為榮

耕耤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乞致仕病甚戒其子不
納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謚曰宣奭
舉動方重議論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符
瑞屢降羣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言諫諍毅然有古人
風采又定著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鏤板復
鄭氏所注月令（梁唐開元中刪定月令李林甫注之刊行至宋景祐初從奭言復舊）初五
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冪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
登歌不雍徹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享先農在祈

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奭皆言其謬
闕並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
則一帝令位號重複不合典禮冬至宜罷五帝雩祀設
五帝不設昊天帝位乞與羣臣議不行撰崇祀錄樂記
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于時三子瑶虞部員外郎琪
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伯京曰馮元孫奭俱以儒素稱馮進士奭諸科及第奭
數上疏直諫真宗末侍東宮天聖初皆爲侍讀學士十

年奭因請老詔不許奭請不已乃遷禮部尚書知兖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于祕閣奭已辭亟行詔追餞席于瑞聖園先是言兩制者中丞不預王時為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于兖州元性微吝判國子監公讌日以其家所賜酒充事而取直以歸人以此少之無子死之日家資鉅萬子高曰故事直學士以上皆服金帶孫奭羸老不勝其重詔特聽服犀帶而

賜金帶

張述晦之曰十一月夏人寇承平砦都轄許懷德卻之寇曰來月見延州城下范雍懼請濟師十二月以甲五千來留半月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池寇又聲言由保安來懷德壁承平部署石元孫鈐轄黃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真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言取金明砦真甲以俟逮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真騁入延十九日寇及城下先是雍聞寇且至亟呼劉平

至自華沿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其甲巡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議進師裨將郭遵曰吾未識寇深淺而驀進必敗請先止此偵而進平叱曰豎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士未徧食踐雪行數十里寇偽為雍使督進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單騎引衆平信之遂進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遵陷陣搏戰俘馘而返已而再至平軍少利比晚復至為兩翼以掎之德和乃以

數千人南遁平軍遂敗寇圍而雍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孫以殘甲數千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騎自山四出絕官軍爲二平與元孫俱被執平不復食沒于興州雍以實狀聞乃誚德和腰斬平元孫家案宋史劉平傳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文彥博鞫訊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闕訴平戰沒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其後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未死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沒于興州所記視此較詳而大略相合

初雍辟計用章自副延州被賊圍雍召用章問計對曰惟有死爾

尚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撤城下兵去用章以曾勸雍棄延州詔杖流雍遷知安州案計用章係本脫姓東都事略附范雍傳云臨邛人以進士起家至秘書丞從雍辟雍誣以罪竄雷州其後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于朝田況亦以為言起監隨州酒後知龔州終都官員外郎此條所記未詳今參攷補注

又曰十月一日沿邊部署葛懷敏鈐轄李知和以甲七萬出屯瓦亭裨將劉賀以兵三萬從行留且半月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守曹瑛案東都事略及宋史葛懷敏傳竝作曹英皆來請援十日進屯鎮戎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懷敏未

應知和請暨瑛先進曰君禄盈庫人令能偷安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餉餌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躍十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為寇所窘束告懷敏遂以大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中憂寇繼至趙珣以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旦輒斂去糧道絶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由籠竿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蔪指衆解之因罷比明

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定川寇分為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絶為三中殲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案此下脫佚未竟宋史附趙珣于父振傳附懷敏于父霸傳云趙珣葛懷敏曹英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李良臣等皆遇害贈官有差懷敏賜謚忠隱

西鄙用兵許公呂夷簡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彦博為相龐公籍為樞密使減陜西保捷八萬

儂智高破嶺南十四州狄青平之事在朔記

文公罷三番接伴不使侵擾河北北使大悦

趙抃上言陳相不學無術（溫成葬多逾制度翰林學士頓置七員）措置顛倒（劉沆自江寧移廣州不攺待制向傳式自南京移江南遷龍直吳充鞫真卿按舉禮生代置事禮生贖銅充真鄉出知軍）用邪佞（崔澤非次除給事中澤治獄中獄依違以酬私恩寄聲人于周豫之家舉豫為館職）酬私隙（鄉必知常州議決徒刑既自覺舉又史赦宥遷官去官執中以宿嫌自開封府推官降充邵武軍監當汀州石民英勘入使臣贓罪決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悲是虛枉只降民英差遣）排斥善良（呂景初馮遵吳中復彈奏梁適既得罪滿京言吳充鞫真卿無罪充等尋押出門京亦然）很愎任情（迎兒方年十二用嬖人張氏之言累行苦撻窮冬解縛絕其飯食縶囚至死海棠為張氏所撾遍身瘡痕自縊而死又一女僕號髮自縊而死一月之內三事繼發前後所發亦聞不少）家聲狼藉（帷薄渾濁）

信任胥吏貲族執中之門未嘗禮一賢才所宗姻不免飢寒**招延十秘**與語者苗逵劉拃兒史之徒所須坐者晋元李贒寧程惟象之輩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意將奚爲**等八事**

乾隆御覽之寶

涑水記聞卷四